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繡像紅燈記鼓詞 第二十八回 情義堪嘉謝恩趙女

詩曰：母子兄弟情最真，離別家庭正三春；一旦聞知冤枉事，氣壞金榜掛名人。 俚言敘過，書接前言。話說蘭英說：「家運衰敗莫過於孫家，真乃可欺人也！」唱：

趙小姐一見繼成活氣死，疼的他杏眼秋波淚直傾，叫了聲伯兄你莫歸陰去，斷不可遺留不忠不孝名。雖然是大哥今把狀元中，國家的大小事體賴兄行。丟下了母親停柩尚未殯，還有那兄弟身在南牢中。不消說嫂嫂姪女常盼望，你兄弟南牢盼望眼睛紅。我如今千辛萬苦來送信，不過是為的家中事不平。實指望回家殮母救兄弟，誰想到聞言氣死赴幽冥。請閻王緊緊牢將鬼門閉，莫要說不該死的我長兄。正是他哭哭啼啼訴心事，旁邊有紅梅有話叫一聲。

請說蘭英與玉英各懷心事，只顧守著繼成啼哭，只恐他死無生，耽誤終身大事。這紅梅見了他姑爺氣死，也不言語，疼的他眼淚撲搭的，只給繼成搥把咳嗽。敢說紅梅為何這樣呢？一則端著相府碗的，再者孫繼成雖到相府未久，待丫環奴婢們甚是有恩，所以如此，此是閑話。

且說紅梅，抹著繼成哽咽，搥了多會，內裡痰氣順下，微響一聲，少有氣息。紅梅便叫：「二位姑娘不要哭了，俺姑爺又活了！不是我救他命，只怕俺姑娘不是小寡婦，就是個小後婚了。」玉屏把紅梅的嘴抹了一下，說道：「好呢，這小妮子，那個與你作耍！」連忙來至近前，用手把繼成的嘴一摸，果然有氣。遂叫紅梅到廚下沖了一杯薑茶，用手把胸膛，給繼成搥了幾搥，又用金簪將口弄開，把薑茶灌下。只聽他咳嗽一聲，幽幽還過氣來，叫了一聲：「我好苦呀！」唱：

孫繼成半晌還過一口氣，耳旁邊只聽婦女哭啼聲。猛然間睜開一雙愁眉眼，看見那玉屏丫環眼通紅。又聽的簾內一聲叫大哥，孫繼成才知死去又復生。眼望著無錫縣中流痛淚，哭了聲養兒落得一場空，為兒的自從進京遭不幸，染時症病在招商旅店中。調養了月餘病好三場進，只落得提筆賣詩為營生。候至了三年復又開科考，兒才得獨佔鰲頭中魁名。兒只說金榜題名顯父母，誰料想兄弟受罪母命傾。早知道母死不能行孝道，兒怎肯上京三年不回程！既然是母親不得為兒力，似我這忤逆為人盡甚忠？摘下了頭上烏紗帽一頂，把圓領撕了一個大窟窿。手指著無錫縣中高聲罵，罵一聲吃草人兒老趙明。最可恨貪賊賣法蔡知縣，又罵聲馬氏賤人和趙能。最可恨貪賊冤屈我兄弟，為什麼害他死地下絕情。我若是拿住賊官定報恨，還拿住趙明三屍油鍋烹。高小姐招著繼成只挑嘴，唬的他不住連聲叫相公：莫非是你的真魂不入竅，不就是得了一個氣心風。單放著正經話兒你不講，你口內胡言亂語不中聽。眾明公玉屏和他來打混，只恐怕言語來羞趙蘭英。

話說玉屏小姐聽的狀元口中，七言八語的，恐怕一語激羞了蘭英，說：「相公！你想母親死故，趙蘭英賢妹行孝買棺，又救女兒，又立為咱家冤枉之事，絕了他父母之情。想他未出閨門的幼女，拋頭露面，上京送信，亦非容易，你得賢妹多大恩情，就該謝過他才是。卻東拉西扯，不知說的什麼！」

玉屏這一句話，把繼成提醒了，遂向蘭英說道：「為兄頂冠束帶，不如賢妹女流賢孝，今日當上，受愚兄一拜！」趙小姐說：「大哥，你說那裡話來！為媳盡孝，理之當然，不敢當大哥一拜。」繼成說：「丫環把那個小姐來攙住。」唱：

吩咐聲丫環攙住趙小姐，孫繼成俯伏下拜禮恭身：我的母死時全得你來濟，受過了妹妹天高地厚恩。雖說是贈銀買棺你行孝，比著俺兄弟二人強十分。我的弟南牢受罪身難出，愚兄是千里相隔不知聞。小愛姐不是妹妹來留住，這時節久已離了孫家門。又蒙你女扮男裝把京進，路中是擔驚受怕又操心。俺本是不忠不孝枉在世，倒不如妹妹賢孝人敬尊。孫繼成拜謝已畢落了坐，他方才復又開言問原因。

話說繼成謝了蘭英，敘禮已畢，復又問說：「賢妹適才言青峰山遇寇，多虧夢月相救，我想他是女流，如何退得賊呢？」蘭英將夢月之父，中過武狀元，官至總兵，被劉瑾收害之事，說了一遍。繼成聞聽說：「原來是伯父之女，請來愚兄謝過了！」紅梅說：「請李姑娘，俺姑爺見禮咧。」

夢月聽說，來至簾外站住，繼成施禮已畢，便叫小姐：「你既下安排酒宴，與二位小姐接風，我到書館修下表章，明早朝王見駕。」玉屏說：「我勸相公免朝罷，現在母喪丁憂，就該身服重孝才是，如何身穿大紅，朝王見駕？若是聖上怪怒起來，問一個漏喪不報，獲罪不小。」繼成聽說，大驚失色，說：「小姐這便怎處？」玉屏道：「相公不必憂愁，等我的父親下朝回來，偕夫妻二人，哀求於他，叫他替你上一本，咱好回家殮母救弟，拿賊報仇，豈不是好？」繼成說：「小姐言之有理。」便叫紅梅前庭等候：「你老爺回來，稟我得知。」紅梅領命而去。